

# 白頭記者話遼東

陳嘉驥

## ——收復東北的絆腳石——軍調小組

臺灣亦故土，社會正繁榮，  
白頭記者在，閒來寫遼東。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間，這時正是蘇俄軍隊甫行撤退，東北的中國人無不歡欣鼓舞，慶祝真正回到祖國的懷抱。同時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飽經俄國兵姦淫強暴後，雍成短髮的日本女人。她們有的擺地攤，有的佇立街頭，等待中國商店主人品頭論足後的僱傭。那時一個小餐館或者一個小雜貨店，往往都僱傭着幾個日本少女，她們不但要的工资少，做事勤快，並且對店主有額外服務，真是物美價廉。

### 白山黑水大地變色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是我由北平抵達瀋陽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廿九日，律鴻起先生說：「軍調小組長春與吉林方面共產黨代表來瀋陽，在大和旅館（後改名鐵路賓館）和中外記者會面，將有一場戲好看，我帶你去見識、見識，學學怎麼樣寫稿子」。

軍調小組係在美國特使馬歇爾倡議下組成，專司調處中國政府軍與共黨部隊衝突，俾能達成

國共全面停戰，以組織「聯合政府」。馬歇爾這一不着實際的幻想，竟助長了共黨的騷亂，却縛住了中國政府軍的手腳。尤其東北的松花江的停戰，不但使林彪部隊得以死裡逃生，並且在停戰保護下，林彪從容收編偽滿軍隊，使用蘇俄移交大量的日本關東軍武器而坐大。當國軍的三十萬江南子弟，在一鼓作氣之餘，在水天雪地中再衰三竭之後，林彪却襲擊東北五十萬青年，於民國卅七年十月，戰勝了國軍導致白山黑水大地變色。東北的失敗，始有華北的失敗與徐州的失敗，國事始不可為！

### 一再調處仍舊衝突

軍調小組由張羣代表政府，周恩來代表中共，馬歇爾則以居中調停人身份，於民國卅五年一月七日，開始會商停戰問題。經過六次會商成立協議，雙方下達停戰命令，其要點：(1)停止一切戰鬥行為，(2)除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及調動外，其他一切軍事調動均行停止，(3)停止破壞或阻止交通之行動，(4)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以政府、中共、美國各一人組

織之。其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政府代表為鄭介民，共黨代表為葉劍英，美國代表（筆者已忘其名，記憶中係馬歇爾的參謀長）。並在各衝突地區，指派駐在地代表，因為美方人員有限，有時僅有政府代表及共黨代表，發生需要調處事件時，美方再派代表臨時參加。雖然在張羣、周恩來、馬歇爾談判時，三方同意僅有政府為接收東北領土可調動軍隊至東北，但其後共黨林彪部隊仍舊竄至東北，與國軍發生衝突，北平軍調執行部，也派代表至東北，調處衝突。

共黨派到東北調處代表，計瀋陽為王首道，長春為伍修權，吉林為饒漱石（？）；政府並沒有自北平派代表至東北，而由東北當時地方軍政機構臨時派代表執行調處任務。三月廿九日東北地區軍事調處代表小組在瀋陽的集會，即係討論東北地區全面停戰問題。瀋陽市長董文琦與瀋陽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彭壁生特在大和旅館聯名設宴款待中、美、共三方面代表。筆者記憶中的政府代表是師連舫、孫桂籍、黃副參謀長（已忘其名及其服務單位）等多人，共黨代表為伍修權、饒漱石、王首道、李敏然（李敏然係李立三化名

，惟當時未被發覺），美方代表二人（已忘其名）。

## 記者圍剿共黨代表

這時有中外記者羣約有二十餘人未待董文琦的宴會終了，即進入餐廳內與代表們會晤展開新聞採訪與辯論。中國記者除律鴻起先生與筆者外，還有和平日報特派員閻奉璋、天津民國日報記者賈達光、天津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天津益世報記者高慶琛、楊華，新蜀報記者黃先生等多人，另外有外國記者四人。於是中外記者與政府共黨及美國代表們展開一場辯論，中國政府代表及記者們，認為在張羣、周恩來、馬歇爾的談判協議裡，已經規定只有國民政府在此停戰期間得以調動軍隊，來接收東北，爲什麼共黨也派這麼多軍隊進入東北，搶佔東北城鎮。共黨代表饒漱石厚顏巧辯說，東北地區始終有他們部隊在現地抗戰，現在與東北人民聯合起來，組織東北民主聯軍。中國記者們有人說，東北淪陷十四年，最初只有東北國軍轉變成的東北義勇軍與日軍作戰；義勇軍失敗後遂化整爲零，繼續在偏僻地區從事抗戰，從未聞有什麼共黨部隊，在東北進行抗戰。共產黨部隊，在此時進入你們從未作過戰的東北，來與政府談停戰問題，這根本說不通的，東北不應有所謂國共停戰問題。

饒漱石等說，東北始終有人民的部隊在作戰，現在東北爲「盟軍」收復，共產黨部隊當然「有權利」派軍隊到東北來接收。

## 李立三化名李敏然

中國記者們反駁饒漱石說，「盟軍」到東北是根據中蘇友好條約，這是中蘇雙方政府的事，共產黨有什麼權利，到他根本未作過戰的地方來！共產黨有沒有在東北作過戰，不是只憑嘴說，我們可以問問東北老百姓，日本投降前，誰見過「八路軍」。伍修權說，你們去問好了，我們現在正受廣大的東北民衆「歡迎」。中國記者說：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後，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東北老百姓恨之入骨，你們在蘇聯軍隊協助下進入東北，老百姓會歡迎你們嗎？美國代表說，現在不是談誰應該接收東北與誰不應該接收東北的問題，事實上現在雙方都有了軍隊在東北，現在應該做的，是使雙方軍隊如何停止戰爭的問題！在這一場辯論裡，大家發現李敏然的身份很特殊，饒漱石、伍修權、王首道說話時，常常看李敏然的眼色，有的時候並且要先與他商量一下才說話。

## 中蘇聯誼觸目驚心

筆者第一次到中蘇聯誼社去採訪新聞時，看到大門兩旁豎立了兩行標語，左邊是：「中蘇兩大民族聯合起來」，右邊爲：「建立全世界永久的和平」。大門正上方則懸掛着，國父孫中山先生及蔣委員長的玉照，另外還有俄國的列寧與史達林的照片。筆者看到這個觸目驚心景象，深深的瞭解東北問題的複雜與嚴重。數十年來，日本與俄國，這兩個侵略者，交互的侵略中國的東北。雖然現在日本已被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國人所擊敗，却未料蘇俄又趁機進入，並將中國共產黨引入，東北前途將如何？中國的前途又將如何？

眞使人憂心如焚！

筆者在中蘇聯誼社，採訪新聞工作完畢，隨新蜀報記者黃先生到中蘇聯誼社四樓，他的住室，也就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專門招待中外來瀋陽的記者房間參觀。在東北光復初期，不論中外記者到瀋陽，只要持報社公函到長官部報到，即被招待住入中蘇聯誼社，不收任何費用。

## 與日小姐多有瓜葛

這些記者們均一人住一個房間，每三個房間有一年輕的日本小姐，專司打掃、茶水等清潔任務。這些記者們規規矩矩的不能說一個也沒有，但是爲數不多，大多數與這些日本小姐有了瓜葛。通達人情世故，出手大方，並且保持一些禮貌的記者，當然是無往而不利，但也有些人過於鹵莽或者吝嗇，被日本小姐厭惡，而成了「拒絕往來戶」。這些日本小姐，對待拒絕往來戶的方法，就是不論有什麼任務，都是結伴而行，絕不單獨一人進入「拒絕往來戶」房間，而使那些人縱有齊天大聖通天的本領，都無法施展了。

這位新蜀報記者說：「我過幾天就要回四川了，大概不會再回來，這個房間暫時由你來接的怎麼樣？我可是在這裡很吃得開啊！我走時把鑰匙交給你，每逢周末或星期日，來這裡「渡假」不是很好嗎？但是要記住，要先買點小禮物，客客氣氣，第一次弄砸了，以後就不好辦了，不過像你這樣年輕，應該是受歡迎的」。

## 俄國記者莫測高深

我與黃記者走出房間時，隔幾個門的一個房間，走出了一個外國記者，經過介紹後，彼此交換了名片，才知道他是俄國人，是塔斯社駐華記者，中國名字爲德羅多夫。德羅多夫身材矮胖，年約四十歲，身材外貌很像剛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波蘭前自由工聯主席華勒沙。德羅多夫與華勒沙唯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眼睛不太一樣；一個人的眼睛祥和，令人一望即知不是詭計多端，心中並無任何溝壑的人；而另一位則眼睛深邃內陷，閃爍着狼毒的光芒，令人望而生畏而莫測高深。同時，兩人的鬍子也不太一樣，華勒沙蓄着一把大鬍子，而德羅多夫則是希特勒式的小鬍子。德羅多夫能說中國話，雖然不甚流利，但已經足以傳達其心中意思，僅僅偶爾夾雜一句或兩句英語。我與德羅多夫交換名片時，他臉上堆滿了笑容，態度十分客氣，但看到他一雙眼睛時，自然令人不敢接近，我心中暗暗的說，這個俄國人恐怕不簡單。

### 秋林洋行俄式大餐

德羅多夫在中蘇聯誼社住了沒有好久，便搬到秋林洋行內居住。秋林洋行，原係由俄國共產黨變亂時，從莫斯科逃至東北的一個俄國貴族所經營。當列寧領導俄國共產黨，在俄國以武力變亂時，對俄國皇室、貴族、富有者肆行殺戮。這些皇室貴族們，紛紛向國外逃亡，其中經過西伯利亞、海參崴等地逃到我國東北的很多。這些俄國人遂被人稱爲白俄，這些白俄最初手中或者有些金銀或紙幣，但俄國盧布不久便貶值形同廢紙

，大多數白俄人便坐吃山空不久即淪爲乞丐，其中年輕力壯者則多被張宗昌募爲傭兵，參加北洋軍閥們的內戰。但也有不少白俄，在哈爾濱、齊齊哈爾、滿洲里、長春、瀋陽等地經營農場、牧場、洗衣店、俄式西餐廳、貿易行、糖果廠等，仍過着相當不錯的日子。東北並不是中國盛產砂糖的地方，但瀋陽白俄所經營的糖果廠，所供應各種糖果品類繁多，花樣翻新，其品質味道的甜美，遠非平津一帶糖果店所能比擬。

白俄在瀋陽經營的企業中，以秋林洋行規模最爲宏大，其業務範圍也相當廣闊，是一個相當股實的大貿易公司。主持秋林洋行的白俄，不但善於經營商業，且長袖善舞，頗擅於應付與結交東北權貴之道。在張作霖獨霸東北時代，秋林洋行即與張大帥左右交往極爲密切，每年在中國重要節日前後，總是款宴中國權貴若干次。俄國式西餐，雖然與菜式繁多的中國菜相較有所遜色，但在西餐裡，俄國式大餐與法國、瑞士等國西餐一向是並駕齊驅同享盛名。在秋林洋行所舉行的盛宴裡，也可看出帝俄時代，貴族們的豪華與奢侈的享受。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後，東北變成日本人的天下，秋林洋行業務一落千丈，但是在心胸窄狹的日本人統治下，居然仍能勉強的生存下去，這也是一件頗不容易的奇跡了。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裕仁舉雙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俄軍佔領東北，以及其後俄軍撤退與國軍進駐，秋林洋行乃變成蘇俄間諜的大本營。德羅多夫捨棄交通便利，地點適中並且免費

招待的中蘇聯誼社，却搬到秋林洋行內，其主要原因，當時頗令人不解。但在今天想來，當係爲躲過中國軍方調查人員耳目，以利其不法諜報行爲了！

### 長春失守瀋陽浮動

民國卅五年四月初，當時的東北局勢，國軍以瀋陽爲中心，北上通過鐵嶺，正全力進攻四平街，希望能適時進抵俄軍已開始撤退的長春。這時的長春，正由陳家珍少將率領少數保安部隊戍守；政府雖屢次要求俄軍，准許我國空運若干部隊至長春，但均遭馬林諾夫斯基拒絕。國軍對四平街的攻擊，在共黨部隊步步爲營的堅守下，迄無若何進展；同時，瀋陽南綏本溪地區共軍，已集結達兩萬人之衆，威脅瀋陽側背，使國軍無法專心北上。筆者這時，對採訪工作已略具經驗，每日穿梭於東北行轅，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鐵路賓館、中蘇聯誼社等地之間，採訪新聞，並多次與德羅多夫相遇。德羅多夫對衆多的中國記者，似乎一時無法辨認清楚，筆者每遇到他一次，他便要求交換一次名片，經過多次之後，他才對筆者認識清楚。

迨至四月底，國軍仍圍攻四平不下，而長春已於四月廿四日失守，市長趙君邁、陳家珍少將均被俘。其後李立三奉林彪命，商量小丰满電力輸送至瀋陽區及哈爾濱問題時，由董文琦市長商得東北行轅政治部主任余紀忠及李立三雙方同意，將在瀋陽捕獲的共產黨作家金軍，與趙君邁市長交換。趙君邁獲釋時，長春已爲國軍收復，但

渠經此波折，堅決表示辭職不肯再做長春市長，政府乃發表尙傳道接任長春市長。

且說民國卅五年四月，國軍圍攻四平街不下，而長春又告失守，四平街共軍趁機，由左翼包抄進襲鐵嶺威會瀋陽，本溪共軍亦向瀋陽國軍施加壓力，一時瀋陽人心頗為浮動，並有各種謠言，以助長此種不安情勢。

### 杜聿明舉行記者會

五月三日上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忽然通知瀋陽中外記者：「杜長官，定下午三時，在長官部二樓會議室與記者會晤，屆時將有重要新聞宣佈。」

應邀而至者有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筆者，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天津民國日報記者駱達光、和平日報特派員閻奉璋、俄國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美國重慶新聞處記者孟用潛等中外記者三十餘人。

三時正，杜聿明在趙家驥等陪同下，由西廂一個房間內走出抵達會場，杜與每一個記者均握手寒暄後，遂即落座宣佈說：「今天請各位來，特鄭重宣佈，東北接收工作，即將有重大發展，希望各位勿聽街上流言，尤其是瀋陽安全絕無問題。同時，今天上午，國軍已將瀋陽以南，安瀋鐵路上重鎮本溪湖予以收復。該地區共軍張學恩、曾克林等都在國軍包圍攻擊下，損失重大，幾乎等於全部潰滅，逃出的少數部隊，已失去作戰能力。各位如有什麼問題，可以儘量提出，本人願意就所知者予以答覆。」

### 本溪湖大捷新形勢

中外記者當場紛紛提出許多問題，其中以英語發言的德羅多夫所提出問題，最為尖銳，並有若干含意在內。羅德夫在發問，杜聿明由一身材頗長將校翻譯，該將校是否即為今日太平洋旅遊協會負責人袁仲珊先生，因當時筆者初到瀋陽，與許多人仕尚不够熟稔，今已不復記憶。蓋袁仲珊先生係當年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事處處長，身材頗長英俊，留有一撮小鬍，益發顯得英姿煥發，經常駕一敞蓬跑車遨遊瀋陽街頭，瀋陽新聞記者每以「袁小鬍」而下名。茲將德羅多夫與杜聿明問答情形憶記如次：

問：請問杜將軍，你所指揮的軍隊，於佔領本溪湖後，是否繼續進攻其他城市。

答：東北所有土地，均在國軍接收之列。

問：國共不是已經宣佈停戰了嗎？

答：看報紙刊載，關內地區已協議停戰，但共軍並未遵守。東北地區在日本投降時並無共軍存在，只有中國政府軍才有權利接收東北，因此在東北並無國共停戰問題存在。今日進入東北共軍，均係非法，國軍將予以殲滅。

問：四平街如何，是否也要進攻？

答：四平街亦是中國東北領土，怎能例外？我再宣佈一次，東北所有領土，都是中國國軍接收的目標。

### 馬歇爾摧毀我勝果

蓋當時四平街之戰，國軍環攻月餘不下，正

陷於苦戰僵持中，因此在德羅多夫心目中，認國軍一時必難攻下四平街，他在此時際詢問四平街之戰，其意在窘困杜聿明，大家都瞭然於胸。殊不知杜聿明，此時忽然主動在瀋陽，舉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表面上是宣佈本溪湖之捷；實際上是暗示國軍在四平街的停滯不前，乃因本溪湖大股共軍，威脅瀋陽南疆而牽掣住國軍主力，無法集中全力，以攻擊四平街地區共軍所致。

果不然，國軍在本溪湖大捷之後，曾克林、張學恩兩股共軍為之潰滅，東北軍事當局只留五十二軍警戒本溪，立時抽調機械化部隊的新六軍，沿日俄戰役時日軍迂迴側擊俄軍同樣戰略，向四平街地區疾進。因此，四平街共軍，遭此意外襲擊，左翼部隊站腳不穩，帶動了正面與右翼的潰退，遭國軍的包圍痛擊而潰散。國軍乃以四平街為基點，由新一軍、新六軍、二〇七師、六十二軍、七十一軍，展開東北接收史上，最為得意的扇形大攻勢。不十數日間，就佔領以長春、吉林省為主的名城重鎮七十座，拓地千里，跨越了三個省區，成為抗戰勝利後，截亂史上空前未有之大捷。其時，國軍除先鋒部隊，緊蹙潰不成軍四萬左右林彪之後，渡松花口向哈爾濱進擊外；並擬自關內增調兩個軍，準備全面的接收東北所有的領土。不幸，為害中國的馬歇爾，以各種手段，壓迫中國政府軍沿松花江停戰。一步之差，使自哈爾濱向佳木斯邊區撤退中的林彪，死裡逃生而坐大，使國軍喪失千載難逢的能够底定東北大局惟一時機，中國之事始不可為！世局亦益增混亂，美國的目真正的何在，殊令人難解也！